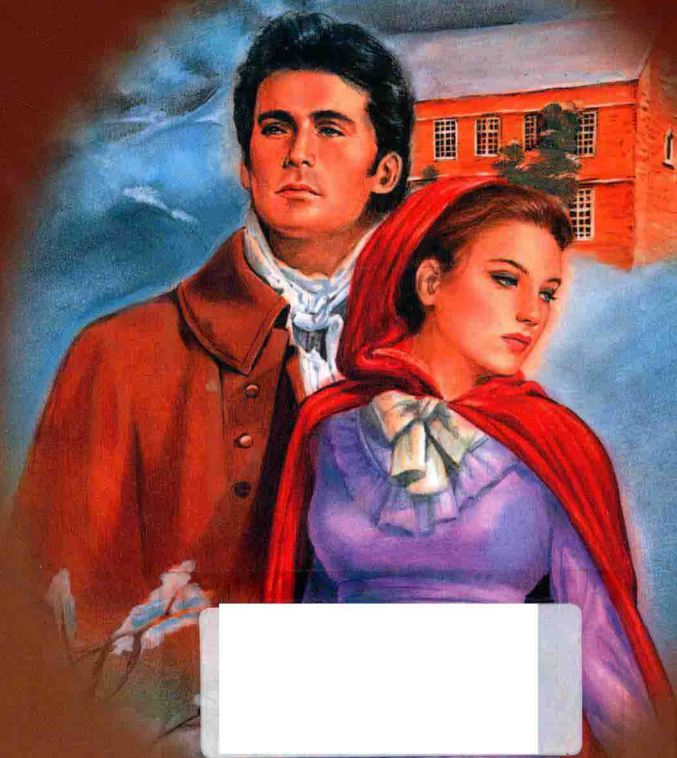




求婚記

The Offer



Catherine Coulter 凱薩琳·庫克 著 王婕 譯

中華



求婚記

The Offer

Catherine Coulter 凱薩琳·庫克 著
王婕 譯

浪漫新典 070

求婚記

THE OFFER

原著：Catherine Coulter

譯者：王婕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第一版 1999・9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149-7

排版者：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The Offer

Copyright © 1981, 1997 by CATHERINE COUL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求婚記

The Offer

Catherine Coulter 凱薩琳·庫克 著
王婕 譯

浪漫新典 070

求婚記

THE OFFER

原著：Catherine Coulter

譯者：王婕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第一版 1999・9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149-7

排版者：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6號10樓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The Offer

Copyright © 1981, 1997 by CATHERINE COUL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何莎薇在險些遭到她的新姊夫杰佛的非禮之後被迫離開了家園。若非德倫子爵莫菲利的搭救，或許她就喪生在一場暴風雪當中了。莫菲利發現在悉心照料這位落難美人的過程中，他的義行非但沒能讓他成為英雄，卻反而變成傷害她貞潔名聲的元凶。為了維護她的名節，他只有一個選擇——娶她為妻。

然而情勢逆轉，提出求婚的卻是她。不僅如此，她還提供了豐厚的妝奩，甚至應允給予菲利婚後的絕對自由。但是，做丈夫的該如何面對一個對男人懷著恐懼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做妻子的是否就該因此容忍她的丈夫金屋藏嬌來滿足基本的人慾？

菲利和莎薇距離琴瑟和鳴之境還有一大段崎嶇路程。牽引一對男女相遇的是機緣，但造就一樁好姻緣的因素又是什麼呢？

「如果你再不走開我就要喊叫了。」

「妳不會的，乖寶貝。妳知道，妳就像是個小寵物，我的小寵物。在我的逗弄、愛撫之下妳只會舒服地伸展肢體並且柔順地呻吟的。」

冬日午后，懸掛畫像的長廊光線暗淡，涼颼颼地。「真的，」他緩緩逼近她，伸出一隻優美白皙的手掌，食指上那只翡翠戒指隱隱閃耀。「妳會喜歡我的愛撫的，莎薇。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妳渴望著我。但是我必須耐心等待和妳姊姊伊麗結了婚再說。妳應該了解吧！如今事情已辦成，我總算能夠來找妳，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了。」

他向前一步。她則不斷後退，直到一幅巨大金框肖像畫的框角刺進她的背肉裡。

突然，肖像長廊的景象消褪成一片空茫，杰佛不見了，只剩下她獨自一人。

突來的一陣咳嗽使得她折彎了腰。難受的痙攣過後，疼痛仍持續著，感覺肋骨彷彿就要迸裂開來。她痛得渾身顫抖不已，但仍勉強直起腰桿。她環顧四周，亮白的雪令人目眩。她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她記得在但丁的神曲裡讀過，地獄的最深一層並非極熱，而是極寒。

她已準備好接受命運的安排。原來地獄是這種光景——無止無盡的冰冷、無色彩的空白，酷寒令她無法呼吸。她用戴著手套的手掌緊貼著胸口來取暖，踉蹌著在一株盤根錯節的老榆樹前停下。她環抱著樹幹，粗糲的樹皮刺痛她的臉頰。至少她還能夠感覺到痛。樹皮穿透外套，深入裡層的裙裝和襯衣。她靜止不動，幻想著這棵樹爲她擋風遮寒。只是，她周圍的寒風仍然呼嘯不止，猛烈翻拍她的衣擺，瘋狂攪動著她頭頂那些光禿的枝桠。

她抬頭望著天空。下雪量還未到達高峰。但是她知道暴風雪就快降臨這森林，除非她找到逃生的出路，否則便只有死路一條了。她勉強自己再次環顧周遭。風雪似乎突然增強了？

她不捨地離開了那株榆樹，努力移動雙腿好繼續前進。是南方吧？但願沒弄錯了方向。她一直是那麼自信，即使在她的母馬跛了腳之後，她依然確信她有本事走出艾賓罕森林。畢竟她在這地方居住了十八年，對這片森林瞭如指掌。但是此刻她卻懷疑自己是否能在白雪將她所熟悉的所有路標都覆蓋之前逃出森林。

一叢荊棘的尖刺鉤破了她那件美麗的深紅色絲絨斗篷——它是去年祖父送給她的聖誕節禮物。她彎腰去撥開荊棘刺。沒想到這動作使得她的胸痛再度發作，繼而爆發一陣翻天覆地的咳嗽，讓她折彎了腰，淚水留下冰冷的臉頰。她伸手擦拭眼淚。只是當她的視線再度清晰，浮現眼前的卻是杰佛的臉孔。一張俊美的面孔，精雕般的五官對一個男人而言是過於漂亮了些。他正朝她逐步逼近，淡綠色眼珠斜睨著。就一個男人而言他的睫毛也太過濃密了，她



的姊姊伊麗曾經這麼對她說，不過如果他們生個女兒，也許會繼承他的美麗眼睛和濃睫毛。他是一路跟蹤她來到蒙曼宅邸東廂房的肖像畫長廊的。這是她每當天氣晴朗時練習繪畫的地方。這天她原本想臨摹一幅十六世紀時曾經令亨利八世一見傾心的伯爵夫人愛索德的畫像。但是杰佛的出現讓她渾然忘了這件事。

她清楚記得他說：「別反抗我，小莎薇。妳這一路讓我追得好苦。要知道，我並不是個特別有耐性的男人。不過很值得，因為妳與眾不同。妳不斷挑動我，讓我想撕破妳那層偽裝天真的外衣。如今辛苦的追逐總算結束，別再玩妳的小把戲了。我知道妳爲什麼會獨自到這僻靜的長廊來，妳的計劃真是妙不可言啊！快過來，快告訴我妳有多麼渴望我。」

她的背脊緊貼著她曾祖父肖像的畫框。已經沒有退路了。理智，她必須努力讓他回復理智。「你誤會我了，杰佛。我是你的小姨，我從來沒想過要勾引你，我從來沒有要你來追求我。我不想要你，從來就不想。我絕沒有說謊或者玩小把戲。拜託，讓我靜一靜。我到這裡來只是爲了練習繪畫，沒別的用意。」

他沒說話，只微笑望著她。

她沒有瞎。他眼神裡有滿滿的飢渴，以及別的什麼——決心吧。他已經聽不進任何的道理了。他只聽得見他願意聽見的，只看得見他願意看見的。這裡原本有許多侍僕的，但是杰佛來了之後僕人們似乎全沒有了動靜。她隱藏不住對他的憎惡。「聽我說，杰佛，伊麗是你

的妻子。她信任你，我的祖父也信任你。我雖然沒信任過你，但是這並不重要。」

他大笑起來，然後將頭一偏，定睛打量著她。「妳穿著那件深灰色裙裝的模樣真是迷人。灰色應該會讓妳顯得蒼白才對，但實際上並沒有。一定是妳那頭美麗的赤褐色頭髮的功勞吧。妳的頭髮真的很美，妳知道的，莎薇。有一次妳明明知道我在看妳，故意甩著頭，讓一頭紅豔的頭髮落下肩膀。妳的頭髮就跟女人的紅唇同樣誘人。」

他的體格並不高大，然而比起她來還是強壯得多。該怎麼辦？她憤憤地朝他舉起拳頭。「聽著，杰佛，別再胡言亂語了。我從來沒有勾引你的意思。事實上，我根本就不喜歡你。沒錯，我真希望從來沒見過你。但是我沒得選擇，不是嗎？我的家族中沒有男性子嗣可以擔任繼承人，祖父不得不接納你。畢竟你是他兄弟的孫子。」

「別來煩我，杰佛，快走開！」見他直立不動，只一逕衝著她微笑，她益發著急起來。「噢，是的，妳說得沒錯，莎薇。」他的聲音低沈、柔膩得令她渾身起了哆嗦。「但是等那個老傢伙兩腿一伸，一切便都歸我所有了，也許就快了。不久這一切都將屬於我一個人。伊麗將得稱呼我爵爺，妳也一樣，莎薇。我喜歡聽女人用柔軟的嘴唇叫我爵爺，暖暖的氣息吹在耳邊，那感覺著實無與倫比。」

「妳該知道，我寧可娶的是妳，但是天不從人願。老伯爵強迫我非娶伊麗不可。他說伊麗是姊姊，理所當然該先結婚。老實說，他只是不希望我得到妳罷了。不過，雖說不能娶妳

爲妻，妳還是來了，我們終究還是在一起了。」

他貼近她面前。她迅速用雙手抵擋他的胸膛，試圖將他推開。「走開，杰佛，否則我要叫喊了。家僕們會聽令於我而不是你。」

他仰頭大笑。她聞到了他呼吸中有他午餐吃的龜肉湯氣味。「盡情叫喊吧，莎薇，沒有半個人聽得見的。這妳早就知道了，不是嗎？啊，我感覺到妳在顫抖呢，我的寶貝寵物。」
「我不是你的寵物，混蛋！」他伸手撫摩她的臉頰。她掄起拳頭，用盡力氣朝他的腹部重重一擊。趁著他步伐踉蹌的空隙，她掙脫開去。

但是他一把抓牢她的臂膀，接著兩手掐住她的頸子。她奮力掙扎，指甲嵌入他的手背肉裡，但起不了絲毫作用。

他緊緊掐住她的脖子，臉孔幾乎貼著她的。突然，他鬆開了她，下一秒鐘他的嘴唇降落，用舌尖迫使她張開嘴唇並且乘機侵入。她艱難地喘著氣，使盡力量咬下。

他痛得跳開，鬆開了她。「妳這小賤人！」他摑了她一巴掌，接著朝另一邊臉頰又摑了一掌。

強勁的力道讓她往後彈向那幅畫像。她的雙手在空中一陣亂撲以求取平衡，一邊向他怒吼：「你這混球！我非殺了你不可，該死的雜種！」

她隨即發現她的辱罵其實取悅了他。她知道，因爲他臉上的怒氣瞬間消褪，接著大笑起

來。「我一向喜歡我的女人有點膽識，而不只是像個殉難者般直直躺著，就像妳姊姊一樣。」他看出她不明白他話中的涵義，欣喜得大笑不已。從第一眼看見她開始他便決心要做她的第一個男人。

「是的，我喜歡有脾氣的女孩。來，反抗我吧，莎薇，只要妳喜歡這種遊戲。妳是這麼一個優雅高貴的年輕女孩，高傲、對自己的一切充滿自信。我在想妳的處女之血是否也會像伊麗那樣汨汨冒出。我的小新娘以為我會害死她呢！可惜我沒有。」

就在這一刻她猛然了悟，他早有準備要強暴她。他緊按住她的兩隻手腕，朝她逐漸貼近。她衝著他的臉吼叫。「住手，杰佛，我一定要告訴祖父你的真面目，看著好了。到時候他肯定會鞭打你一頓，然後把你趕出蒙曼宅邸。他一定會和你斷絕關係的。」

「啊，我很懷疑妳真的會告訴妳祖父，莎薇。只要妳敢向他提起這件事，我保證立刻讓他進墳墓。以他的年紀這一點都不費力的，妳知道。」

「好啦，親愛的，別再鬧彆扭了。我一直耐著性子等待，別再逗弄我了。」

他將眼睛一眯，抓住她深灰色裙裝的領口向下撕開，露出裡頭的襯衣。她感覺他的目光在她胸前流連。她絕不允許他的手碰她的身體一下。她衝向前，用兩隻拳頭重擊他的臉。

他迅速抓住她的手臂，往她背後一扭轉，她痛得尖叫起來。她發現他似乎以帶給她痛苦爲樂。他更加用力扭轉她的手臂，但是她忍痛不再呼喊。

「好吧！」他說著用另一隻手抓住她的襯衣前襟，往下撕裂直達腰際。他盯著她的胸脯，兩眼直發直。「老天，妳真美呢！我早就想像妳必定有漂亮的胸部，但沒想到如此美妙。」他按住她的一邊胸部用力擰它。

痛極了，但是她強忍著不喊出聲。她不願讓他享受凌虐他人的快感。她彎身，用盡一切力氣對準他的手背咬下。

他反手給了她一巴掌。「讓我來教教妳如何服從妳的主人，也就是我。妳敢再咬我，我就讓妳後悔莫及。」

他又用力擠捏她的胸部，接著轉向她的腹部，隔著衣服一陣亂搗。

「不要！」

他大笑著將她翻倒在堅硬的木質地板上。她奮力掙扎，但隨即被他的身體壓制住而無法動彈。她感覺他下腹部的腫塊緊抵著她的肚子。她努力掙脫一隻手，朝他的鼻子猛力一擊。

「賤人，妳這可惡的小賤人！」他開始瘋狂掌摑她，拳頭雨點似地落下，直到她幾乎失去知覺。

突然，他僵直不動，眼神茫然望著前方。接著他又開始啪啪掌摑她，邊詛咒著。「可惡，可惡！」他趴在她身上靜止不動，然後翻身倒在一旁，兩腿大張著。

她立即站起，俯看著仰躺在地上的他。他急促喘著氣，仰望著她，眼神溫柔，嘴邊似笑

非笑。他伸手向他的褲襠，她這才發現那裡濕漉了一大片。

她急忙後退，氣憤得渾身顫抖。她不假思索，舉腿朝他的肋骨一陣猛踢。「你這齷齪的畜生，齷齪、齷齪。天啊，我真恨死你了！」

他想抓住她的腳踝，但她機靈地跳開。他躺在那裡，仰看著她，伸手觸及他鼻端的血漬，突然，他的表情回復了平靜和優雅。「不准你再踢我的肋骨。不過我不怪你，這次你讓我興奮過度了，莎薇，以至於我沒有機會取悅你。啊，下次吧！」

「痛苦和愉悅是如此美妙地糾纏而不可分割。我會得到你的，我的小寵物，沒人能阻止我。別想把我拒絕在房門外，否則我會痛苦不堪的。你知道嗎？也許下次我應該把你捆绑起來。妳害我淌下了鼻血，活像個小學童。我的肋骨發痛，而且沾濕了衣服。當然，這都是妳的錯。我好久不曾體驗這樣的興奮了，無論是和妳姊姊或者那些傻女僕都沒有過。不算是個圓滿的開端，但也總算有了起頭。」

莎薇轉身跑出了畫像長廊，鞋跟踩踏著木質地板的清脆蹬蹬聲在耳邊回響。

途中她聽見男僕靜悄的足聲，連忙躲進一處凹槽式窗枱裡。等他通過後，她匆匆跑進臥房裡，顫抖著手指鎖上房門。她走到穿衣鏡前，望著自己佈滿瘀痕的臉孔。木然的眼睛裡仍含著淚水，臉頰紅腫著。她久久凝望著自己的臉，氣憤自己的無能以及面對一個男人時的無助。